

红色记忆

延安

的窑洞

屈吉平

空间；窑洞又太大了，大到能装下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。在这里，他借着煤油灯的微光写下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，让哲学的光芒穿透教条主义的迷雾；在这里，他披着打补丁的灰布衫，和美国记者斯诺畅谈中国革命的未来，让红色理论跨越重洋。

简陋的窑洞里，一桌一椅、一灯一炕，都保持着当年的模样。墙上的马灯早已锈迹斑斑，却仿佛还在散发着温暖的光芒；桌上的粗瓷碗里，似乎还飘着小米粥的清香。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老一辈革命家以窑洞为房，以土地为纸张，写下了中国革命的壮丽篇章。

窑洞的墙根处，还留着当年挖窑洞时的掘凿痕迹。陕北的汉子们挥着镢头，在黄土坡上开出一方方窑洞，用最原始的工具搭建起革命的家园。没有钢筋水泥，只有黄土和石块；没有蓝图设计，只有对未来的信念。每一粒黄土都浸透了汗水，每一块砖石都凝结着信仰，这些貌不扬的窑洞，就这样成为中国革命的孵化器。

黄土高原的风沙曾让无数人望而却步，却无法阻挡革命者的脚步。延安当年的物质条件极度艰苦，但精神世界却无比丰富。挖窑洞、开荒田，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的口号声响彻山谷。南泥湾的荒滩上，三五九旅的战士们用镢头开垦出万亩良田，将“陕北的好江南”变成现实。这种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核，也成为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。

杨家岭、枣园、凤凰山、王家坪、南泥湾……每一片窑洞群都是一座精神的圣殿。这一排排普通的窑洞，因为与中国共产党水乳交融，产生了一种神奇的魅力，洋溢着一种撩人心思的精气神，酝酿出伟大的延安精神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与阳光、正义、幸福、和平以及世界上最美好最圣洁的事物联系并融合在一起，他们在这里领导中国人民摆脱黑暗与苦难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和一个崭新的世界。窑洞里的土炕上，曾躺着伤病员，他们用刺刀挑开绷带，忍着剧痛继续战斗；窑洞外的石磨上，还留着岁月的磨痕。当年，战士们在这里碾米磨面，警卫员在枣树下放哨，百姓们背着粮袋穿过警戒线，把粮食送进机关灶。纺线的女兵，她们用木梭编织着抗战的物资，也编织着新中国的梦想。这里没有雕梁画栋，却孕育了最纯粹的革命理想；这里没有高墙深院，却构筑了最坚实的精神堡垒。

延安的窑洞，有革命的记忆，更有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。窑洞是凝固的历史，也是流动的精神，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：真正的力量，从来都不在于高楼大厦的雄伟，而在于植根大地的坚韧；真正的信仰，从来都不在于豪言壮语的激昂，而在于脚踏实地的坚守。

当陕北的风吹过塬峁，当窑洞的灯光再次亮起，我们知道，有一种精神，永远不会褪色，它如同窑洞里的炭火，永远温暖着中华民族的心灵。

## 娘就是守着故乡的风

■ 李 需

服。常常，我一觉醒来，看见娘还在那里，一针一线地忙碌着，一直到天亮。当我们几个孩子起床，娘便会将我们的新衣服拿到跟前，并帮我们一一穿好。

娘没有多少文化，却特别敬重有文化的人。那年我上初中，因和别的小朋友闹气，不愿去上学，娘一直追着我，硬是把我送到学校。娘说：“孩子，娘不识几个字，娘就是再苦再累，也要让你娃做个有文化的人！”后来，我高中毕业，教了学，到县城工作，又到市里工作，娘嘴上不说啥，但我知道娘心里的高兴，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。

天地有大爱。娘的爱，比天地更大更重！

二

我父亲1988年病逝。那天，办完父亲的丧事，回到家里，我看着单薄瘦小的娘，看着几个还没成家的弟弟妹妹，不由悲从心来，就一个人躲在屋里痛哭。娘听到哭声，便跑过来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娃，哭啥哩，天塌下来，有娘顶着！”当时，娘虽然说话得很刚强，但我明显能感到娘握着我的手一直在抖、在抖……

娘到我们家，将近十年，才怀上我。我降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午，刚出生，就得了肺炎。娘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子，日夜守护着我，精心照料，终于使我脱离了危险，从死亡线上活了过来。后来，在我结婚那天，娘让人把一个退了猪毛的金猪，摆在当院一张香案上，非要让我磕头上香，敬奉上苍。娘说，这是在我刚出生生病那会，娘托爷爷给老天爷许的愿，如今要还愿！

娘常对人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福娃！”娘在生下我之后的几年里，又先后为我们生下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那些年，可以说是娘最幸福的日子，她每天都乐呵呵的，也不知道辛苦和劳累，常常是忙完家里忙地里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娘从地里一回来，便跑到她身边，一边为她拍打身上的土，一边闻她身上的青草味。那样的一种味道，一直都藏在我的心里。我知道，这是娘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。

那些年，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，每年除夕夜，娘都会一个人趴在一台缝衣机上，为我们姊妹几个赶制过年的新衣

服。常常，我一觉醒来，看见娘还在那里，一针一线地忙碌着，一直到天亮。当我们几个孩子起床，娘便会将我们的新衣服拿到跟前，并帮我们一一穿好……

娘固然生性刚强，但生活的重压、人生的悲哀，还是再也无法承受下去。娘病了，先是肺结核，后又是精神方面的疾病。

那几年，为了给娘治病，我和妻子几赴西安，终于治好了娘的肺结核，但娘的精神问题却是越来越严重。

最严重的时候，我和妻子白天晚上都要守护在娘身边，稍不留神，她就会一个人跑出家门，不知去向。有一次半夜，娘趁我们熟睡之际，一个人偷偷跑出院子。发现娘不见了后，我和妻子在村子里上上下下找了半夜，也没见到娘的踪影。后来，还是在父亲的坟头，才把娘找了回来。

娘虽然病着，但她却知道最心疼她才几岁的小孙女。摸着这个窍门后，我和妻子就让小女儿晚上陪娘睡，我则睡在屋子的外间。娘的病彻底好了。有一次，还是在西安，我和妻子带着娘和女儿看猴子的“把戏”。当时，娘看着看着，就突然大哭起来。说来也怪，那次之后，娘一下就清醒了。娘对我说，她做了个梦，好长好长的梦，不知怎么一下就醒了。醒了，就什么也不记得了！

## 华灵庙前的沉思

■ 张秋明



在巍峨的吕梁山之上，有一座庙宇名叫华灵庙，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曾和日寇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役，史称“华灵庙之战”。几年前，当地政府修建了一座华灵庙抗战纪念馆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供后人凭吊。

我和几位好友驱车从县城出发，进泽掌镇石门峪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，行程约70余公里，专程前往华灵庙凭吊，以缅怀抗日先烈，重温战火纷飞的烽火岁月，追忆先辈们的不朽功绩。

华灵庙抗战纪念馆，坐落在吕梁山新绛县森林管护区山顶，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米，其中展厅面积300平方米。主要建筑为抗日纪念碑、抗日

遗物陈列馆、华灵庙连部战地指挥所以及阎锡山手书碑文的石碑“华灵庙二十四壮士殉国纪念碑”等。

盛夏时节，阳光明媚，山野间处处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。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，拾级而上，瞻仰了烈士浮雕和纪念碑文，参观了陈列馆抗日遗物，并向纪念碑鞠躬致敬。

雄伟壮观的抗日壮士纪念碑四面由花岗岩石砌成，高30余米，碑正面镌刻着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周铁农先生题写的“华灵庙二十四壮士抗日纪念碑”13个金色大字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熠熠生辉，显得庄严肃穆。

我们在纪念碑前久久伫立，眼前浮现出了80年前那场血与火、生与死，中华儿女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，用生命和鲜血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……

华灵庙，原名滑岭庙、华林庙，是当地的一座山神庙。此庙地处交通要塞，居高临下，视野开阔，可控进山谷之要道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，中华民族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，日军妄图用3个月灭亡我中华的美梦彻底破产。无论是敌占区，还是抗日后方，处处遇到我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。

八路军和国民军精诚合作，用正面战和游击战，用运动战和地雷战等多种战术，沉重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，日寇屡屡遭受惨重损失。阎锡山及其所属晋绥部队，在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，与日寇的“蚕食政策”进行坚决斗争，并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战斗。

1941年冬天，晋绥军某部三团三营八连30余名战士奉命驻守华灵庙前沿阵地，扼守前往吉县“克难坡”运粮要道。12月3日，驻守新绛县城及汾河谷地的日寇开始集结兵力1000余人，准备以风雪之夜为掩护，偷袭华灵庙阵地，企图切断运粮通道。晋绥军为守住战略要地英勇战斗，数次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。

12月4日凌晨，日军先后组织500余人，反穿羊皮大衣，以风雪为掩护，摸进我方阵地。在这危急关头，连长彭永祥组织24名勇士组成活体炸弹，每人身绑10枚手榴弹冲入敌阵，与敌人同归于尽，用血肉之躯迎来了援军的到来，最后守住了尽被血染的阵地。

“华灵庙之战”共打死打伤敌人400余人，是晋绥军在抗战史上以少胜多、战绩最为卓著的一战，也是最惨烈最悲壮最可歌可泣的一战。此役犹如平型关大捷、台儿庄之战一样，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。

风儿轻轻地在山尖上吹拂，鸟儿自由地在天空中飞翔。返回路上，望着窗外一片片绿浪滚滚的庄稼，路边一排排郁郁葱葱的树木以及在田间劳作的乡亲们的身影，我们思绪万千，心情久久难以平复。

是啊，抗战胜利已经过去整整80年了，时光的流逝，永远抹不平那场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痛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。

14年抗战，烈士们用自己血肉之躯，铸就的民族之魂，赫赫战功，彪炳史册。英勇的中华儿女宁死不做亡国奴，粉身碎骨浑不怕，铮铮铁骨，崇高精神，为后来者，为人民安宁的生活，树起一座国之脊梁、民族之魂的不朽丰碑。

谨以此文敬献给长眠地下的抗日英烈们！



鹤雀楼

抗战题材经典美术作品长廊

八女投江（中国画） 王盛烈 作

心香一瓣

听！时光的齿轮又在咔嗒咔嗒地转动，六月的蝉鸣还在热浪里扯着沙哑的嗓子高歌，日历却已悄然翻到了七月。站在季节的渡口，我们挥挥手，目送六月的背影渐渐模糊，又满心雀跃地踮起脚尖，看着七月踏着热浪、带着骄阳，风风火火地扑进怀里。

仔细想想，岁月哪有什么突然的断崖，分明是温柔的潮汐呀！六月悄悄藏起的遗憾，七月会变着法子给我们惊喜；六月没说完的故事，七月会用全新的笔触续写。就像海边的浪花，退去时看似带走了一切，再涌来时，却又裹着五彩的贝壳和亮晶晶的惊喜。回顾六月，有人在深夜的办公室里，和电脑屏幕的冷光“死磕”，眼睛困得直打架，手指却还倔强地敲着键盘；有人精心筹备的计划，被现实“啪”地一下打乱，满心期待碎成了小水花；但也有人收获了意外之喜——一场突然而至的老友相聚，或是一次突破自我的奇妙冒险，这些瞬间像星星一样，在记忆里闪闪发光。可不管

一年冬天，我硬是自作主张地将娘带进城住里。刚开始，娘还没说啥，可没过半个月，就再也不愿在城里待了，天天嚷着要回老家，最后急得嘴角都起了火泡。娘说：“城里太紧仄了，怎比咱村子里的风畅快！”娘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，因身体的原因，还是被我安置在了城里的敬老院。有一年八月十五，表姐去敬老院看娘，娘一个人坐在敬老院的凉亭下。表姐问娘为啥一个人坐在这里？娘说：“我在这，等我娃接我回家哩！”

有一次，我一进家门，娘就急着爬到她放衣服的柜子前，把一层层旧衣服拿出来，然后，从柜子最底层拿出几身白色的孝衣说：“娃，你看，娘把我死后你们姊妹几个穿的衣服都做好了，省得你们到时候手忙脚乱的。”“娘……你……”望着娘那认真的神情，我再也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有一次，我一进家门，娘就急着爬到她放衣服的柜子前，把一层层旧衣服拿出来，然后，从柜子最底层拿出几身白色的孝衣说：“娃，你看，娘把我死后你们姊妹几个穿的衣服都做好了，省得你们到时候手忙脚乱的。”“娘……你……”望着娘那认真的神情，我再也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娘虽然病着，但她却知道最心疼她才几岁的小孙女。摸着这个窍门后，我和妻子就让小女儿晚上陪娘睡，我则睡在屋子的外间。娘的病彻底好了。有一次，还是在西安，我和妻子带着娘和女儿看猴子的“把戏”。当时，娘看着看着，就突然大哭起来。说来也怪，那次之后，娘一下就清醒了。娘对我说，她做了个梦，好长好长的梦，不知怎么一下就醒了。醒了，就什么也不记得了！

娘虽然病着，但她却知道最心疼她才几岁的小孙女。摸着这个窍门后，我和妻子就让小女儿晚上陪娘睡，我则睡在屋子的外间。娘的病彻底好了。有一次，还是在西安，我和妻子带着娘和女儿看猴子的“把戏”。当时，娘看着看着，就突然大哭起来。说来也怪，那次之后，娘一下就清醒了。娘对我说，她做了个梦，好长好长的梦，不知怎么一下就醒了。醒了，就什么也不记得了！

娘就是守着故乡的风。  
风在——  
娘就在！

七月序诗：  
时光里的温柔更迭

王  
晓  
霞

地洒向大地，整个世界都像按下了重启键！七月的风带着盛夏的热情，“呼”地一下吹散六月的小阴霾；七月的雨痛痛快快地下一场，把往日的尘埃都冲刷得干干净净。七月的“启”，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超暖心鼓励：只要心里揣着希望，随时都能勇敢地重新出发！在七月的晨光里，我们可以像拆盲盒一样，大胆尝试新事物；也能静下心来，听听蝉鸣，数数星星，感受生活的小美好；还能把六月的遗憾变成小火箭的燃料，朝着理想“咻”地一下发射！毕竟这可是个阳光超足、万物疯长的季节，树叶柳足了劲舒展，花儿拼了命绽放，我们当然也能在无限可能里，书写超酷的人生剧本！人生这场接力赛，六月和七月的交接，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棒。别为过去的时光唉声叹气，也别对未来的路提心吊胆。要知道，每一次结束都藏着新开始的彩蛋，每一次启程都装满希望的糖果。

七月呀，愿我们在滚烫的日子里，依然保有一颗柔软的心；在匆忙的世界里，记得停下脚步看看路边的小花；在平凡的日常里，永远相信奇迹会突然“砸”中自己！六月，就到这儿啦，谢谢你带来的所有故事！七月，快到怀里来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和你一起创造更多闪闪发光的回忆！愿所有藏在六月的遗憾，都变成七月惊喜的铺垫；愿所有的等待，都能开出最美的花！

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潇楠

挚爱亲情

## 娘就是守着故乡的风

■ 李 需

服。常常，我一觉醒来，看见娘还在那里，一针一线地忙碌着，一直到天亮。当我们几个孩子起床，娘便会将我们的新衣服拿到跟前，并帮我们一一穿好。

娘没有多少文化，却特别敬重有文化的人。那年我上初中，因和别的小朋友闹气，不愿去上学，娘一直追着我，硬是把我送到学校。娘说：“孩子，娘不识几个字，娘就是再苦再累，也要让你娃做个有文化的人！”后来，我高中毕业，教了学，到县城工作，又到市里工作，娘嘴上不说啥，但我知道娘心里的高兴，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。

天地有大爱。娘的爱，比天地更大更重！

二

我父亲1988年病逝。那天，办完父亲的丧事，回到家里，我看着单薄瘦小的娘，看着几个还没成家的弟弟妹妹，不由悲从心来，就一个人躲在屋里痛哭。娘听到哭声，便跑过来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娃，哭啥哩，天塌下来，有娘顶着！”当时，娘虽然说话得很刚强，但我明显能感到娘握着我的手一直在抖、在抖……

娘到我们家，将近十年，才怀上我。我降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午，刚出生，就得了肺炎。娘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子，日夜守护着我，精心照料，终于使我脱离了危险，从死亡线上活了过来。后来，在我结婚那天，娘让人把一个退了猪毛的金猪，摆在当院一张香案上，非要让我磕头上香，敬奉上苍。娘说，这是在我刚出生生病那会，娘托爷爷给老天爷许的愿，如今要还愿！

娘常对人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福娃！”娘在生下我之后的几年里，又先后为我们生下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那些年，可以说是娘最幸福的日子，她每天都乐呵呵的，也不知道辛苦和劳累，常常是忙完家里忙地里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娘从地里一回来，便跑到她身边，一边为她拍打身上的土，一边闻她身上的青草味。那样的一种味道，一直都藏在我的心里。我知道，这是娘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。

那些年，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，每年除夕夜，娘都会一个人趴在一台缝衣机上，为我们姊妹几个赶制过年的新衣

服。常常，我一觉醒来，看见娘还在那里，一针一线地忙碌着，一直到天亮。当我们几个孩子起床，娘便会将我们的新衣服拿到跟前，并帮我们一一穿好……

娘固然生性刚强，但生活的重压、人生的悲哀，还是再也无法承受下去。娘病了，先是肺结核，后又是精神方面的疾病。

那几年，为了给娘治病，我和妻子几赴西安，终于治好了娘的肺结核，但娘的精神问题却是越来越严重。

最严重的时候，我和妻子白天晚上都要守护在娘身边，稍不留神，她就会一个人跑出家门，不知去向。有一次半夜，娘趁我们熟睡之际，一个人偷偷跑出院子。发现娘不见了后，我和妻子在村子里上上下下找了半夜，也没见到娘的踪影。后来，还是在父亲的坟头，才把娘找了回来。

娘虽然病着，但她却知道最心疼她才几岁的小孙女。摸着这个窍门后，我和妻子就让小女儿晚上陪娘睡，我则睡在屋子的外间。娘的病彻底好了。有一次，还是在西安，我和妻子带着娘和女儿看猴子的“把戏”。当时，娘看着看着，就突然大哭起来。说来也怪，那次之后，娘一下就清醒了。娘对我说，她做了个梦，好长好长的梦，不知怎么一下就醒了。醒了，就什么也不记得了！

三

娘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她活了一辈子，劳累了一辈子；她活了一辈子，撕肝撕肺为我们操心了一辈子。娘年岁大了后，干不动地里的重活，却为了不拖累儿女，上山打过酸枣、挖过药材，下河滩拾过麦子、捡过豆子。有一年，收完麦子不久，我回了